

王冬齡或許是曾在中國美術館舉辦過三次個展的惟一藝術家。第一次(1987年)他在北京飯店請了四桌；第二次(1994年)則在美術館斜對面的一個普通飯店，也有五六桌；第三次(2007年)，「共道遙」，「規模就大了，在張生記請吃晚飯，多少桌記不清楚了，應該說比較多，我把陽澄湖的大閘蟹運過來，我做展覽是最重視吃飯的。我覺得朋友來捧你的場，一定要有所表示。也可能和我老家的傳統有關係，小時候只有過年才請客吃飯，主要表示一個感謝之情，所以我認為吃飯是第一，展覽第二。」

王冬齡： 人書俱老

文 方方

2025年10月，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的典亞藝博上，藝倡畫廊展示了80高齡的書法大師王冬齡廣受矚目的書法作品，並與其學生作品並列，以突出王氏對當代藝術的多樣影響。另一邊廂，由水墨會特別呈獻的「致敬系列」展覽「向王冬齡致敬」，則透過一系列橫跨1980年代至今的作品，展現王氏超過半世紀以來的開創性書藝實踐。策展人黃熙婷指，憑着大膽求變的精神以及鏗而不捨的試驗，王冬齡終發展出獨一無二的「亂書」，將書法從文本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成為極具情感表現力的視覺藝術。



▲ 典亞藝博2025舉辦了一系列活動，亮點包括王冬齡的座談會及現場書法示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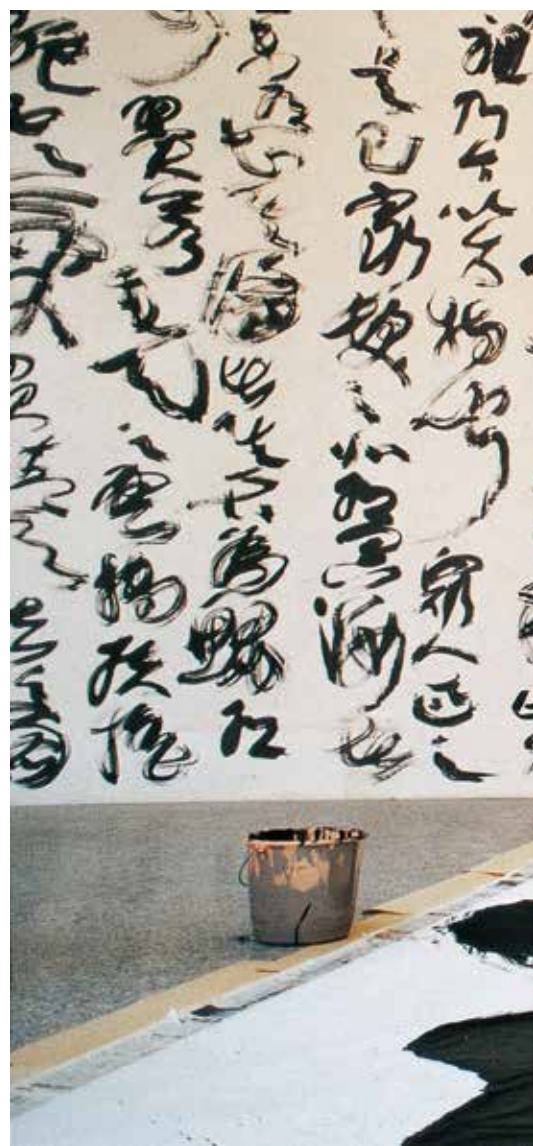
1945年12月24日出生在江蘇南通地區如東一個小鎮的王冬齡，如今鄉音猶存。「因為在小學二年級得過一場很重的傷寒病，就休學了一段時間，等於小學多上一年。初中也沒有考取一個好的中學。」王冬齡回憶道。初中畢業正好遇上南京師範學院美術系招生，一位學長告訴他要考素描，王冬齡從小喜歡畫畫，「畫過當地的牌坊，寫生、也臨摹《芥子園畫譜》《唐六如畫譜》，大概在小學三四年級，一位鄉賢說，要畫好畫，一定要先練好毛筆字。我就去找了一塊

► 王冬齡將書法創作過程「現場化」「透明化」的方式，讓觀者可以直觀地看到藝術家揮毫時的身體動作、呼吸節奏，感受筆鋒在宣紙上游走時的酣暢、頓挫、加速、停頓，甚至捕捉墨色在紙面上暈開、滲透的微妙瞬間。這種身臨其境的體驗，對於書法的推廣和普及無疑具有良好效果

（蘇州）金磚，專門蘸水寫，這當然鍛煉了懸腕的能力。」

1961年，王冬齡順利考取南京師範學院

▼ 典亞藝博期間，水墨會「致敬」系列來到第九屆，「向王冬齡致敬」展現其不同創作階段作品，強調王冬齡所運用的多種物料，譬如彩色紙、亞克力膠板、木板、相紙、墨、塑膠彩等等，反映出其勇於推陳出新的實驗精神（云樂 攝）



美術系。學校致力培養中學美術老師，不過南師美術系的前身是中央大學藝術系，「有幾位老師是很厲害的，進了學校之後，我是做的語文和書法課代表，可能是中國最早的書法課代表。」王冬齡笑道，當時的書法課教授是沈子善，尉天池則是助教。「（沈子善）他資格很老、（在書界）地位很高，抗戰時期在重慶創辦了中國最早的《書學》雜誌，並出任過主編。」說起對沈子善的印象，王冬齡道：「有一次尉天池老師帶我去拜望沈子善教授，他家掛着一幅錢站的玉箸篆對聯，上書『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寫得端嚴圓融。還有一次去他家，當時有人請他為中山陵的『無樑殿』題匾，為人清高的他不願意，對我說『勸人莫學書，學書為人役。』」

作為課代表，王冬齡自覺應該比其他



▲ 藝倡畫廊在典亞藝博2025推出「王冬齡與學生」主題展，左起：任天進、黃幾、王冬齡、姚金昌玲、徐沛之（云樂 攝）

同學寫得好一點，「我很認真地寫，星期天也在教室練，從篆書到《九成宮醴泉銘》，顏、柳的楷書，以及漢碑、《張遷碑》等等。因為身上的舊棉襖比較硬，就把衣服脫了

練。結果寒氣進去，到冬天就會痛，後來當然慢慢好了。對我來說很重要的，就是沈子善推薦我的一張篆書參加了江蘇省第二屆書法篆刻展，當時我僅16歲，是最年輕的參展





▲ 1987年5月，創作平生第一件巨幅大字草書《泰山成砥礪 黃河為裳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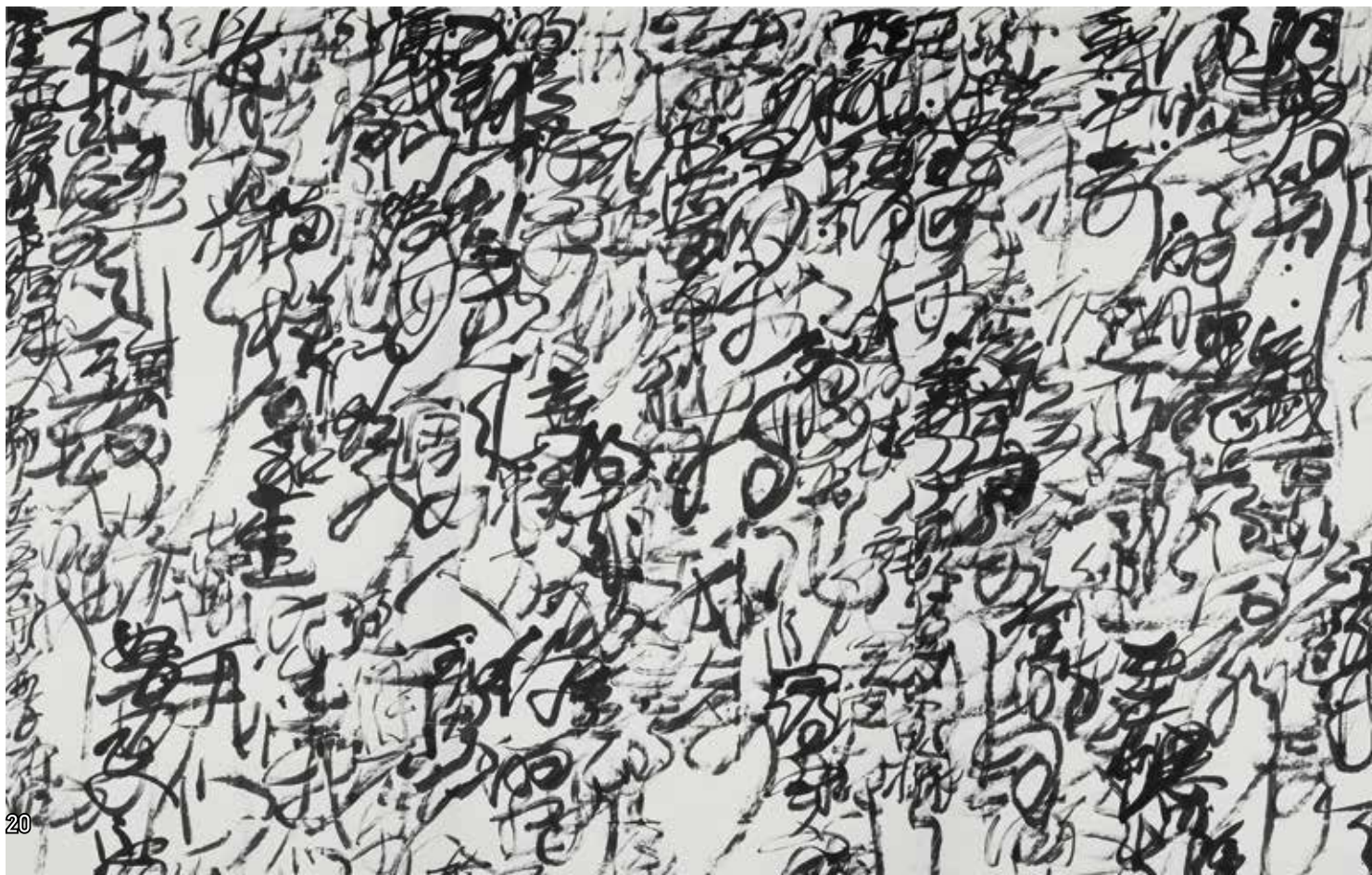
者。同堂陳列的包括『金陵四家』（林散之、胡小石、高二適、蕭娴）作品，及傅抱石的篆刻等，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起點。」

因為文革，王冬齡到1967年底才分配工作，1968年3月去泰興印刷廠報到，「他們要一個搞美術的，做黑白稿設計。去了之後，他們把我送到揚州印刷廠去進修。揚州印刷廠負責美工的是比我高幾屆的南師美術系學兄，他告訴我林散之就住在二女兒苻若家，苻若是揚州印刷廠工人，家就在印刷廠斜對面的太平巷。」在王冬齡眼中，林散之是書法傳統的一個集大成者，享有當代「草聖」之譽。「中國書法從王羲之、顏真卿到宋代蘇米到現在林散之為止，是幾座高峰。林老的草書是近現代書法史上的一個高峰。」

實際上他第一次拜見林散之是1967年夏秋之際。「當時林老住在南京林學院他的二兒子林昌耿家。我帶了習作給林老看，他仔細審視後，對着我的一幅行草對聯說『有才氣……』，這給我非常非常大的鼓勵。所以聽說他在揚州，我就很高興，跑到他二女兒家，林老見到我也很高興，說我給你寫字，我就到揚州百貨公司，一口氣跑到4樓，剛好還有宣紙。在這之後林老還給我寫了幾張書法，還把臨的《張遷碑》寄給我。當時苻若家客廳很小，林老就在一張70厘米見方的半高桌子上作書，就是這樣的條件。」

《人民中國》雜誌1973年第一期刊登中國書法專輯，首頁位置赫

▼ 王冬齡的亂書被認為是繼甲骨文、大篆、小篆、隸書、楷書和草書之後，1600年來的又一種新書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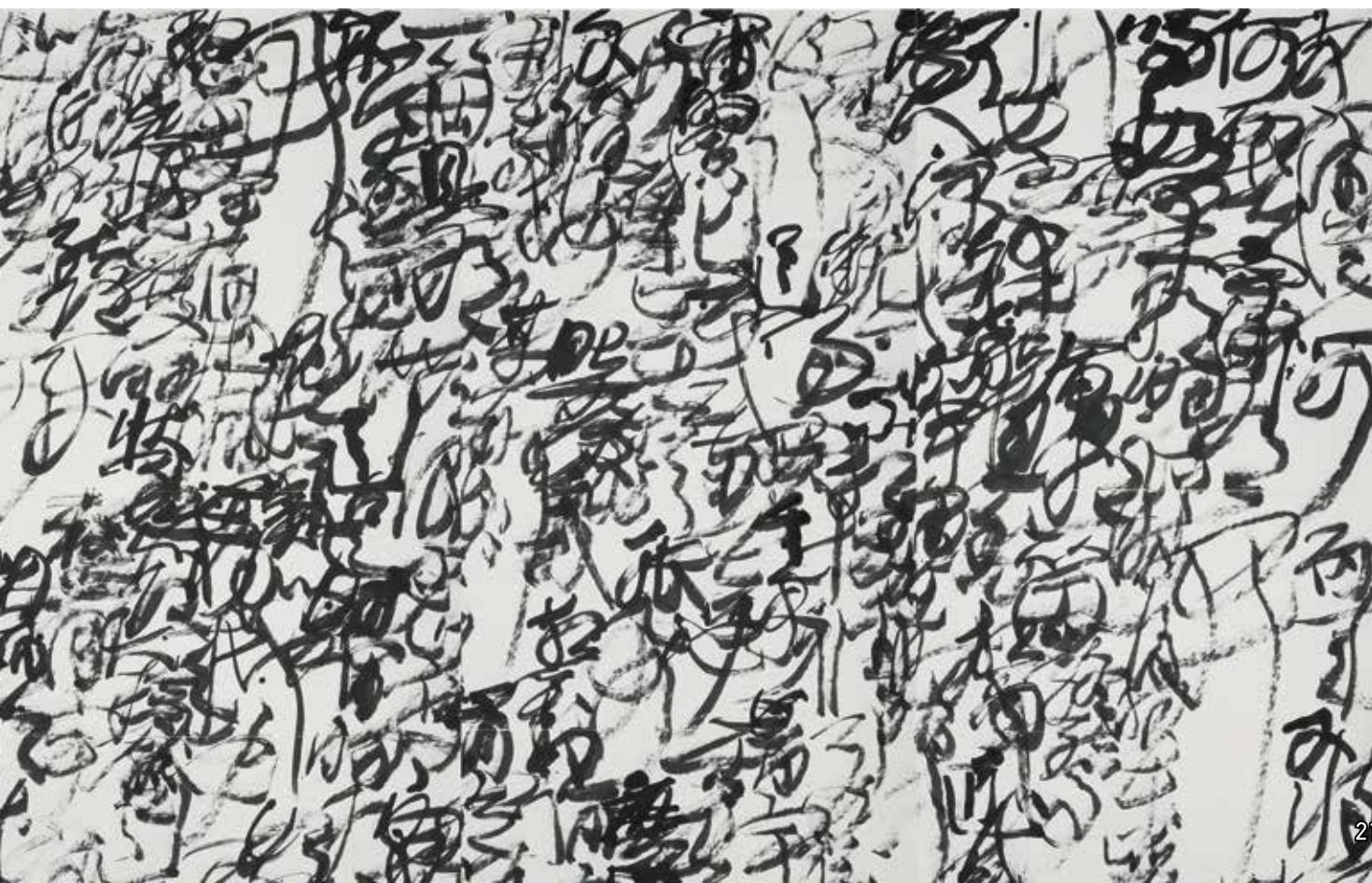
► 天津題壁，
2014年10月



然刊出林散之草書條幅《東方欲曉》，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此時他已76歲，才被世人「發現」。「揚州交際處邀請他過來，他給我寫信叫我去做他的助手，他還是住在二女兒家，女兒家的條件好像改善了，有一張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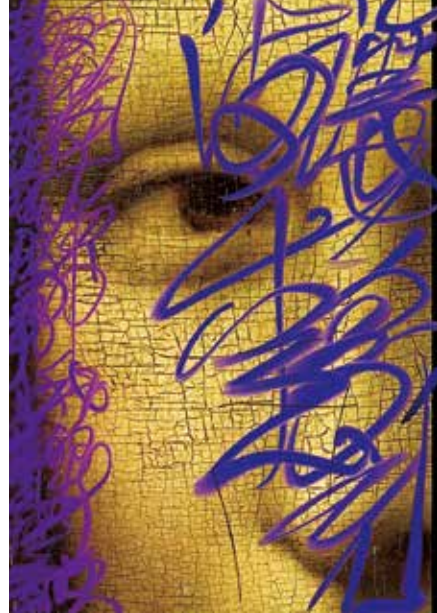
桌了，他寫字我就給他磨墨、牽紙、蓋印，吃不準位置的就請示一下他，林老寫得累時只是點頭示意。下午陪他走路去蘇北人民醫院針灸，回來路上有時他會請我吃小攤子上的豆沙湯圓，我就住在他隔壁的揚州三招。

今天來看，他對我是非常厚愛，其實書畫這東西直觀教學是最好的。耳提面命、零距離接觸，感受其氣場，使我的身心得到陶冶與提升，受益終身。」王冬齡感慨，「林老對我影響比較深的地方還在於人到70多歲，每





▲ 寫在1986年12月21日《紐約時報》上的《舞》，水墨，55cm×53cm，1989年



▲ 讓世界充滿愛 iPad 書寫 Pad，2021年

天都做功課，這一點我至今也還是老老實實地在堅持着。也不敢忘卻林老對我的教誨——『虛名易得，實學難求』。」

1979年，王冬齡與朱關田、祝遂之、邱振中、陳振濂等5人考取浙江美術學院（今中國美術學院）首屆書法篆刻研究生班，成



▲ 紅襪子踩在白紙上，成為巨大墨線中的亮色。大字書寫現場，2024年



▲《易經》創作現場，杭州，2016年

為陸維釗、沙孟海、諸樂三的學生。「沙孟海、諸樂三都是吳昌碩的學生，導師組還有劉江和章祖安。」在考取浙美之前的1979年上半年，王冬齡的一張草書《海上生明月》獲得上海《書法》雜誌社舉辦的全國群眾書法大賽二等獎；研究生期間（1980年）他的一張禮器風格的隸書作品《梅》（柳宗元詩）入選了全國第一屆書法展覽；1981年研究生畢業前夕，草書《離離原上草》獲得了全國大學生書法比賽一等獎。本來想回江蘇國畫

院的王冬齡，後來選擇了留校執教，「對我來說美院就是藝術天堂」。他的一項主要工作是教授留學生書法。

「當時到中國來的留學生為什麼很多人不選擇油畫、中國畫，而是選擇書法？因為他們的老師都知道中國書法對西方抽象表現主義產生了很大影響。」對王冬齡來說，「教學既是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同時我也覺得教學相長。」受到歐美留學生的啟發，他「閉門造車」創作的第一幅現代書法叫《天馬

行空》，「這張作品現在還沒有找到，當然也可能找不到了。時間節點非常清楚，應該是1985年。」此後，他把書法作為純粹的藝術創作的目的逐漸明確。1986年出版的《書法藝術》，他特地在書法後面添上「藝術」兩個字。「有很多人看過我這本書，當時是作為美術教材叢書的一種出版的。」王冬齡坦承，在當時的美院，書法是很邊緣化的，「但我相信我的創作與探索最終能得到廣泛承認」。



▲ 現場書寫大字《易經》「乾」「坤」二卦象辭，大筆綁上攝像頭記錄創作過程，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2013年



▲ 王冬齡不僅拓展了書法的書寫媒介和書寫場域，創造了豐富的書法語言與書法景觀，更實現了從一位傳統書家向當代藝術家的身份轉變

1986年下半年到1987年6月，是王冬齡創作的黃金期。入選古根海姆現代藝術博物館「中華5000年文明藝術展」（1998年）的巨幅作品《泰山為砥礪，黃河為裳帶》，寬7.2米、高3.2米，其中「帶」字寬1.8米，高3.2米，是他借來邵芝岩筆莊為沙孟海定製的特大號毛筆創作的。沙老後來給王冬齡個展題字：「……冬齡兄借去就二丈餘方幅，做十大字，真偉觀也。」用12幅斗方的不同書法形式做成的《儒道佛》在中國書法發展史上也是非常有創造性的作品。《老子》小楷則整整寫了3天，每天12小時。1987年8月，他在北京中國美術館做了第一次個展。「500塊錢一天，租3樓展廳一個星期，現在很貴了。當時我就是一個人坐火車到北京，當然佈展的時候，中國書法家協會有幾個朋友幫我一起。」展覽既傳統——充分顯示了王冬齡的傳統功力，又有很新的抽象現代書法作品。「啟功先生參加了開幕式，中央電視台晚間新聞也播了。」

1988年，因為評職稱受挫，王冬齡頗有些意興闌珊。正好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邀請他去講學，做訪問學者，教書法。自1989年3

月1日起，王冬齡一待就是「4年差2個月」。去的時候連26個字母還沒有搞得很清楚，只認識200個單詞。能夠在當地生存下來，跟他之前在學校教過一些書法短訓班有關，但總歸不易。「在美國期間書看得沒有那麼多，雖然沒有做到每天臨帖，但也有一段時間我在明尼蘇達大學圖書館借了《龍藏寺碑》臨帖。宿舍窗外下着雪，我買的二手車上積了很厚的雪……如果從揚州開始，《龍藏寺碑》我臨了將近50年。」

在美國的漂泊生涯，使得他的現代西方藝術修養大為充實，眼界更加開闊。最重要的是認識到中國書法的真正價值與位置，確立了做一名真正書法藝術家的信念。「我就是希望讓中國書法走向世界，讓更多的有識之士來欣賞、感受中國書法藝術。」終於在1992年12月，王冬齡決定回國重振旗鼓。

回國後，有感於中國書法界整個氣氛太保守，王冬齡開始積極推動現代書法。「1994年我在中國美術館辦了兩個展覽，一個是召集中國美院的校友，主持策劃了『現代書法探索展』；一個就是我的第二次個展。」之後持續推出「95' 首屆國際現代書法雙年展」

「書·非書：開放的書法空間——2005杭州國際現代書法展」「書·非書——2010國際現代書法藝術展」「書·非書——2015杭州國際現代書法展暨書非書文獻展」「書·非書：2019杭州國際現代書法藝術節」。

按其自述，王冬齡的創作歷程分為3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62-1979年，以各種書體的臨摹為主，鞏固書法根基；第二階段是1980-2007年，在兼學諸家的基礎上專攻草書，開創大字書法，探索書法的現代發展；第三階段是2008年以後，嘗試在不同媒介上使用多樣化材料進行書寫，將書法置入當代藝術語境，並創造出獨具特色的亂書。

所謂亂書，「其實就是破除了傳統書法筆畫不能交叉的鐵律，現在不僅線條可以交叉，字與字還要重疊。」王冬齡的亂書受到西湖殘荷的啟發。殘荷那種一派枯寂卻又蘊藏着再生生命力的氣象，對王冬齡產生極大震動。10多年來，他拍攝的殘荷作品不下萬張，觀荷的體悟在無形中浸潤着他的書法。在他看來，有着數千年悠久歷史的中國書法發展到今天，所處的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筆、墨、紙、硯不再是書寫的必要工具，書法從日常變成學科，書法家從兼職變為職業。只是沿襲傳統書法的老路，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發展。王冬齡的思路是將書法視為水墨構成的根基，把狂草的磅礴氣象與抽象水墨相勾連。當文字的識別難度大幅提升，它的表意功能隨之弱化，書法本身的造型、線條、佈局等更加凸顯，並開始超越傳統的審美範疇，而向另一維度的抽象藝術美學演進。

2013年，王冬齡開啟「大字走世界」項目。從香港到紐約，從西安到巴黎，王冬齡在世界多個城市的各類場地進行大字書寫，以社會性話題引發人們對書法的關注和熱議。2015年，王冬齡為杭州的蘋果旗艦店外牆題寫了蘇軾的《飲湖上初晴後雨》巨幅書法。同年，他還在自己的工作室教蘋果CE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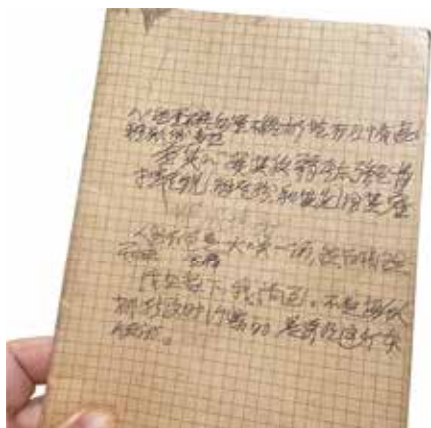
◀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甲辰大暑，王冬齡於杭州」書李白《清平調》，70×70cm，宣紙上墨，2024年（藝倡畫廊 供圖）





▲ 王冬齡堅持打八段錦，也站站樁；一周游兩次泳，每次不間歇游20分鐘；每天堅持臨帖，「當然比過去寫的時間短，這是手腕體操，可以保持肌肉記憶。再就是不斷地臨帖，每一次都有一種新的感受。」

庫克寫中國書法，一時成為網絡熱點。10年前就曾在iPad上寫書法的他，近年來還利用AR技術進行書寫，不禁讓人感歎其新潮與前衛。種種跨界、出圈行為給這位八旬老人帶來了不少爭議，但也的確讓書法和當下社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聯繫在一起。他讓



▲ 王冬齡有寫隨感的習慣，「這樣的小本子我有很多，不停地激勵自己」（云樂 攝）

這門古老的藝術從陽春白雪的書齋案頭走向街頭、走進日常，走到時代前沿。

中國文联黨組成員、副主席、書記處書記高世名指出，王冬齡的藝術實踐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其作品先後被大英博物館、大都會博物館、中國美術館、古根海姆博物館、芝加哥美術館、蓬皮杜藝術中心等全世界最重要的藝術機構展示與收藏，對於中國書法而言，這是惟一的當代案例。著名藝術史學者范景中則認為，王冬齡是懷素以後，中國書法史上舉足輕重的一位大書法家，是懷素先生的「傳人」。在西方美術史界著名學者貢布里希看來，領略中國書法的博大精深，王冬齡是最應該被重視的一位書法家。王冬齡把自己的全部的心血都投入在書法上，傳統滋養着他、引領着他，書寫的每一筆都是一道生命，這是藝術家的一種自我超越的境界。 



▲ 王冬齡回憶1961年自己從蘇北小鎮一下子跑到南京，「我們班主任笑嘻嘻叫我『小綿羊』的，那時確實很淳樸。」但他性格裡自有一種倔強，哪怕臨米芾《苕溪詩帖》時被人說是「封資修」，他也堅持下來

【本文未署名圖片由受訪者提供】